

中国·星星诗文库

ZHONGGUO · XINGXINGSHIWENKU

同 辕

郭党生 著

ZHONGGUO · XINGXINGSHIWENKU

ZHONGGUO · XINGXINGSHIWENKU



重庆出版社

中国·星星诗文库

《星星》诗刊编辑部 编



目 录

小说篇

麻雀胆	(3)
同 轍	(31)
心 情	(61)
心 绪	(95)

剧本篇

归 来	(143)
飞过沙漠的鸽子	(215)

小

说

篇

麻雀胆

温江县柳江公社空心村，邻着金马河旁有一处么店子，几户草屋蓬居，一个卖酒老儿开着间小小铺面，兼着售些乡村日常用的什物。从摆渡岸边一条小路过来不远穿过么店子去没什么遮拦。这么店子取名穿心店。

空心村有一户李姓人家，由于么姑娘长得丑，招赘了彭县汉口靠山的一户人家后生做上门女婿。这青年正好也姓李。身子骨结实，长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脸上有几颗麻子。但是人儿头脑灵醒，手脚勤快，最听生产队长招呼。他在家时排行老三，来到丈人家，村里的老人都呼他李三娃，村妇们叫他李老三，有时也戏戏他麻子三郎，年龄小的便称他李三哥。这后生谦虚谨慎，怎么叫他都答应，还脸上露出笑容与人说话和和气气讲礼性。他从山边上来到这平坝的乡村里安家，用他的话说是山里人想到平坝里，平坝里人想到城市里，城市里人想生在有钱的人家里，也是够乐够追求一辈子的事了。

李姓人家在村里是大族。当时，农家人的富与贫没什么差别，其隔阂就是以家里的腌菜坛多少与房屋边竹林盘的大小来识趣。么姑娘家不富裕，她与麻子三郎成亲后有得房前屋后稀稀三拢竹林，屋里有一个大腌菜坛，家具是一张稀架子床，一个两门矮衣柜，一个装米用的柜子与一张小方桌，配着两只小木凳。也是的，家什虽然简单到也心性相随，好在房子是新造的两间，一间寝室一间灶

房。有一点不让人担忧，这建造房屋的钱是李三郎上门时老家卖了一头肥猪和着他娘亲平日里口攒肚存的，总共有一百陆拾多元。在挖房屋基脚与丈量房屋面积时好心的老丈人家则是为女儿出了存放已久的干木料与干谷草。使得房屋的造价很是节省了许多。总算好，新郎新娘拜过堂，欢欢喜喜住了新房。这对年轻人在婚事的筹备中不花费太多的钱，以后过日子便少了许多担忧愁心，一门心思在以后过日子上。真的，瞧着别人过日子，便去想着自己怎么样过日子，其中体会滋味自然有了许多好处。

新婚之夜，小两口开始憧憬生活的未来。么姑娘有了人爱她，自然新郎官说什么心思她也生出那门心思随和。温馨的红烛照亮了两人的心坎，做妻子的还有什么不觉得丈夫是聪明能干的呢。么姑娘在这个晚上才发现丈夫说话做事比平日里还风趣许多倍哩。想着自己因长相丑受到旁人的奚落与之的委屈，心里许多怨酸化作泪水淌在了脸上。说实在话，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是快乐的，而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爱着快乐尤其般倍。么姑娘被麻子三郎爱着，整个人整颗心都愉悦快乐。当然，一个家包容了人生一辈子的劳累和愿望，么姑娘或许会苦会累，可是她相信与眼前的男人相处一世会开心，这是她的感觉。女人难过流泪，只要心爱的男人来哄她，为她揩泪，这女人会开心的。这样，么姑娘有了一个憨厚善良的男子汉作丈夫，心情上不再是以前那般常常独自叹息阿呷，做了少妇，有了女人成熟的风韵，性格活脱了起来，人模人样也不象从前那么丑了。

在小两口新房过去两亩地远处有一户谢家大院，房屋整齐竹林葱葱，好端端有一个技术高超的谢老木匠。这谢老木匠活了七十一岁，做活没有了气力，凭着几十年心得体会教诲着自己十一个徒弟。人要活得有名份，弟子是不能少的。谢木匠的徒弟居住在

远远近近的村子里，一个徒儿揽住件事做，少不得要请他老人家去划墨吊线指示要诀，久而久之，徒弟的手艺，师傅的旗号，谢木匠的名字在他家村子里远远近近有了口碑。就是在和盛镇上，去和盛剧场旁边的小茶铺问着堂倌谢木匠住那，这堂倌会先把手在围腰布上抹抹，然后抬起手臂指着金马河的方向，告诉客人出镇口顺着路朝河边走，去过六里路程路边有一处大池塘，池塘边有一处大竹林院子。望着竹林深处有一棵高柏树便是他家。

那时是一九七一年，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村子里由生产队长派工。劳动一天算一个工日，由记分员根据劳动手册上的劳务事项对着个人劳力大小算计工分，再便计入工分簿上劳动者名下，到了秋后由会计核算一个劳动日值多少工钱。大致空心村里一个工日值四角钱，如果以麻子三郎每天起早贪黑的劳作，加起农忙时添得的工分，一年的工日在四佰五拾多少，兑成现金有二佰元钱，除去夫妻俩一年分粮与农物所需的费用约一佰元钱，还能剩得一佰元钱自己自由支派。不过，开门就要想着油盐酱醋，还要支出些孝敬爹娘，还要留一些攒存，过日子也是紧凑得很。好在么姑娘嫁了麻子三郎就把心贴在了丈夫身上，生活中有多少困难也不在意。夫妻俩商量了一阵时候，花脱二十元钱买回一只小猪喂着，过不了多久，么姑娘又去花脱六元钱买了十只小鸡饲养。白天丈夫去田里做工，她便背上竹兜去割猪草，默到收工的时候前回家做饭。丈夫累了吃干饭，她节俭自己便在饭里泡些米汤，这日子确有点清贫辛苦。

可是，村子里手艺人的家境又一番光景。这些手艺人一般是木匠与泥瓦匠，农闲时他们自由自在地走乡行村揽活儿做，农忙的时候则是必须回到村里参加收割播种的劳作。秋后分配时，便把农忙所做的工日算出的价值来抵粮食与农作物分到自家人头上的

款项,不够之数便用在外务工所得的现金拿出来清算。除这些外,每个手艺人每年还得向村里交些管理费,多者不多,一年有的十来二十元钱,少者不少,一年有的几来元钱,这得依据本人能力大小在外务工挣钱多少向生产队长与会计汇报后裁定。当然,有的手艺人想装寒酸,但是都逃不过队长与会计的雪亮眼睛。其实,这些手艺人的日子确实过得滋滋润润。大凡人生活得顺心顺意,总显出面目光光,这种相貌去做愁眉苦脸,又有多少破绽不被旁人瞧穿出来。况且,乡村人好客讲究体面,做一件事先就备好了工钱备足了木材工料请手艺人上家门,招待上自是不敢小气怕旁人说闲话担心做人没面目光彩。这种风俗习惯的过程与心态队长与会计就连手艺人自己谁又没经历过呢。有一句话说得趁心意,大家都做人。

那年代,乡村人家的生活情景大致一般,都是靠着劳动挣工分来贴家用,日子过得清清淡淡,平常里一日三餐有菜无菜粗茶淡饭,衣裤补丁疤疤,家里孩子多的人户,大孩子穿旧了颜色的衣服留给小儿子穿。好在孩子们童心灿然,根本不在乎父母对自己这样的无奈。天朗的时光去田野里去池塘边寻乐趣,下雨天便呆在家里向爹娘唠唠不休要温暖。真的,做人的许多快乐缘于此,生活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可是,每个孩子都在母亲的怀抱里长大,都听过母亲讲的故事,都晓得人穷志不穷的道理。难得有一个长大了的孩子唱过一首歌:我去的地方有很远,记得住妈妈的笑容,想得起妈妈说的话,做人应该有志气……。

其实,在人们的生活中,许多家庭是在从贫穷的境况里去追求着富裕,又有许多家庭是从富裕的境况里回落着了贫穷。可是,既然那年代的乡村人家的生活情境大致一般,这种贫与富的差别又有多远的距离。然而,在一个家从一无所有到了有些积累的程度,

这家子人的愿望在心中装了很久，这时间会不会是多么的漫长，其中生活里痛苦似快乐似花朵的滋味又经历了多少。的确，有许多想象十分的轻松，而在现实中十分的难做，如果一个或者一个家用一生的追求还是一无所有，这将该是怎样痛苦的事情。当有一天，在照得住自己的地方瞅着自己两鬓生出白发，沉重深刻的皱纹布满脸上，回首往事，想着从自己身上流逝了去的岁月，这样的心情能不能平静。呵，红颜已去，红尘已去，绿色的池塘，轻风又吹起，在斜阳晚霞里。

麻子三郎是个用心的人，他有过一次经历就会有一次体会。在他的心中，在他小的时候，要自己怀里能攒足一角钱，这要经过多久的日子，后来，他长大了能劳动挣工分，自己要攒足十元钱，这又要经过多少的辛苦。那时，这十元钱能买回多少东西哩，可以这么说，当麻子三郎从孩子长成汉子的当儿，他就这么着攒着自己的钱。他想，总有一天会用这些钱去买回自己想要的东西。在麻子三郎二十岁的时候，他与么姑娘订了亲，当然，这门亲事是怎么撮合成的，他为什么又要入赘到么姑娘家。这些他都没什么清楚，只听说媒的大娘提起过么姑娘的家在平坝里，挑一担水不象自己家里那样要爬坡上坎。那风趣的说媒大娘在麻子三郎的爹娘面前说过了许多风趣话儿，麻子三郎的爹娘答应了这门亲事。既然爹娘答应了，麻子三郎心里就装着这好事。约莫过了三个月时候，他听着了一些风风话，么姑娘本是说媒给邻村一家人户，只因没搞成，这姻缘才绕着弯儿到了自己身上。

订亲后过了半年，麻子三郎去么姑娘家相亲带回了一桩心事。那个夜晚他把自己平日里攒者的钱数了又数，想了许多事情。原因很简单，么姑娘住在自己家里除了一间小屋，其外什么也没有。麻子三郎要与么姑娘成婚，就得自己去筑建属于自己的新屋。好

在麻子三郎的父亲知晓这事根由，悄悄与老婆商量，决定在儿子结婚之前决不收他劳动所得的一分钱。这老俩口看问题比自己的孩子高明一些，生怕麻子三郎在婚事上气馁产生退缩的念头，误了自个儿终生大事，留下错过机缘的遗憾，老大蹉跎。

大约又过了半年，也就是阳历十一月份。那是阴历九月下旬约后些的日子，麻子三郎的村子里行了秋后分配，由于夏天干旱收成有了损失，一个劳动日值一角九分钱。麻子三郎一年里春耕秋收辛苦劳动有四佰叁拾贰个劳动日。折成钱捌拾叁元捌角捌分。好在他老爹说过这钱归他所有，麻子三郎自是落袋为安。

分红的夜晚，麻子三郎就在煤油灯下，把现收的款儿与往前攒住的钱合在一处数，共有一佰一拾叁元零柒分。这晚上他自然又想起了那桩心事，睡觉时也想，也就一夜难眠。总之，这事在心里茬着，算不得忧愁，也高兴不起来，就是令人旷神怡。

第二天，麻子三郎起来很早，去厨房见着娘亲已在烧火煮饭，往常，早饭是熬一锅粥，可今早儿娘亲蒸了干饭，灶上还有几样菜蔬。干腌菜是少不得的，多了一碗炒茼蒿笋和一碗耙白菜，还拌了一碗萝卜丝儿。这顿饭是等着收了早工回来的父亲，还有兄弟姐妹一起吃的。吃饭的时候，谁也没说话，可大家心里都明白吃过了饭麻子三郎将离开家去完成自己的心愿。

这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么姑娘的父亲当着麻子三郎的父亲和麻子三郎的面提出来的。么姑娘做闺女是只有一小间房屋，并且还很破旧，现在要结婚，当然要造新房子。么姑娘的父亲话很直，清清楚楚提出造房子的钱要麻子三郎家里出。麻子三郎的父亲当时在座里，听着亲家的话觉得话丑理端，自己的儿子结婚，总不能靠着女方家里里外外享现成，说出去做人真是没有了脸面。

所以，麻子三郎吃过这顿早饭后便要出家门去完成这桩心愿。

虽然，他这爱情小屋不是他自己的全盘资金来造成，可是他出了自己的积蓄出了他自己的气力来修建，他觉得自己志气。

在麻子三郎出门的时候，他的爹娘来送行。在村口，他母亲拿出手绢里一包东西，里面装着卖了一头肥猪的钱和母亲自己攒了多么久时间又多么辛苦的钱，计有捌拾玖元零柒分。当妇人把钱递给儿子时真是老天造做了的脸色。这妇人心里快乐却笑不出来，后来，当她儿子把钱装进荷包里后才笑了出来，笑容很平淡很平凡，可是印到了麻子三郎的心底，说不定麻子三郎以后在自己的孩子长大时也会露出这样的笑容。的确他母亲这瞬间的笑容有欣慰与满足的意思。让人感觉到了又有些忧郁。还是秋风默默无语，吹着了离别愁绪。

么姑娘的父亲见着女婿赘进门来造新屋，便拿出了自己存着的木料干草。地基是么姑娘家早就申请过划分好了，手艺人也请着。么姑娘的父亲很公平，既然女婿出修造房子的费用，也就由着麻子三郎筹措核算事宜用度，用出了多少钱都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老丈人怕新女婿不熟悉当地风俗，时不时点拨女婿一些当地人情，要他为人处事细心。麻子三郎想着一个女孩就要拥进自己怀里，自然肯听女孩老爹的话。老人家也不吝啬自己的意思。修房日子是择好了的，前一天，便吩咐女婿背上夹背随自己去河那边买菜蔬，买烟酒。中午的时候，俩人去场上的饭馆里吃饭。麻子三郎去买票，一份肉菜要四角钱。他想买一份菜怕老丈人不喜欢，就买了一份肉丁一份肉片。见着柜上有酒卖，他又要想讨老丈人欢喜，花了一角陆分钱买了二两。当他要用粮票去买米饭时，老丈人招呼他过去，拿了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一斤大米。他拿着去柜上兑过秤，花一角钱买了一斤五两饭票。

麻子三郎长这么大没喝过几回酒，也没什么酒量，可是，他意

外地发现老丈人的酒量比他还不如。后来，他才晓得老丈人怕喝了酒打胡乱说，便不沾这东西。但是，这次是他单独与老丈人单独在一起相酌的第一遭，心里是何等地充满了敬意。本想自己沾些酒滴儿知足，没想到酒碗转来传去酒不减少，这才明白阿也醉人。赖些时候，老丈人说女婿要背一夹背菜走长路，多喝些酒儿强脚力。麻子三郎实话告诉岳父，自己充其只有一小杯的酒量，喝多了反而会脚把手软想睡觉。接着他去端碗敬酒，吓得老丈人直摆手，说是把这点酒喝下肚隔会儿自己一定会迷登，找不着回家的路哩。此时，俩人辈分不同，却达成了一种共识，酒是好东西，可则让人难为情，想把它倒掉，想想，要是钱掉在了地上，瞅着了可以捡起来，这酒要是泼在地上，眼见着一会儿便蒸发了，这可多可惜，令人心疼。俩人商量一阵，决定还是平分秋色倒进肚子里去，就是醉了，也管他个秋冬春夏。

其实，麻子三郎与么姑娘的老爹分着酒喝下肚去他也没什么反应，只不过是脑子里晕乎乎的好受。么姑娘老爹看人也看了一些人相，瞅着自己的女婿打量。麻子三郎脸颊沱红，说话出气粗噜粗噜。听人说过，吃酒上脸的人心肠好，么姑娘老爹醉眼里把女婿从头到脚窜了一遍，觉得麻子三郎是个憨厚的人。俩人说话亲近了一些，有心无脑地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话里的意思又明白又直爽。

这顿饭是麻子三郎长这么大来第一次在饭馆里吃的。他第一次吃就出钱请客。当然，他是请他老丈人吃的，可是花去自己许多钱心里又总觉得难受。吃菜的时候就省着自己，让老人家多吃些，也好抠着钱不再去买菜。那年头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可见做人踏踏实实真心真意。麻子三郎喝过酒过了一会，觉得浑身轻飘飘的。这时，他老丈人的体会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俩人想着还要走远路，

话也不多说了。心慌慌吃饭，自然把买的饭菜吃个干干净净。出了饭馆，麻子三郎背着一夹背菜来了一个趑趄稳住，半天一楞神，去望着了饭馆招牌，记住是红心食堂。他心里想，总有一天得请自己爹娘来吃一顿饭。就在他好心好念头的当儿，么姑娘的老爹在远处招呼着了他快些赶路。麻子三郎走近处看老丈人，那老人家已是眼迷答答，嘴里还嘟哝。喝过酒走路，只要不醉倒，感觉是舒服的，田野宽旷心也宽旷了。这条路是沿着河边小道走的。他们回到家已是斜阳西下夜色来临的时候。

第二天清晨，么姑娘一家起了个早，一家子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一家人简单地吃了一顿早饭。再之后，各人去做些顺当的事情。么姑娘的母亲去煮饲料喂猪，么姑娘去洗干净饭锅烧水，么姑娘的老爹扛了锄去料理自己菜园子，麻子三郎一件事也不能做，只在屋里屋外来来去去蹭着。总之，这家人心里都装着这件事儿，使用些事来劳烦心情。

约莫到了九点钟的时候，院子里来了两位木匠，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带着家什把式，借着了谢木匠旗号。麻子三郎听着觉得上路，去把匠人迎了进来，抬了张方桌去院坝角落放上。么姑娘忙用大瓷盅泡了香茶，这边麻子三郎把买备好的应顺潮流时代上得堂的一角玖分钱一包的红花牌香烟拿出来恭敬一人一支，自己也抽一支。刚点燃火吸着要说话，院门柴棘处又来一人，这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上衣中山服拦腰拴了一根绳索，背腰上别了一把草梳。麻子三郎忙去迎着，来人报了师傅招牌，麻子三郎晓得是请过的，迎进来请凳上坐下，递上一支香烟，接着擦燃一根火柴，匠人就头去把烟应着火焰吸一口，嘴里鼻里喷出了烟雾，也不客气，去端起桌上的大瓷盅就嘴猛咚吞一口下肚，悠悠缓缓呼出一口气来，才去对着两个木匠笑笑。两个木匠自是向着他眉舒眼乐，然后，三个去

问着背了一下百家姓,再然后,三人便开始谈天说地。那阵的人都爱说政治,可又担心讲不好笼起,逢人谈些不关紧要的话,有时如背课文“呵,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上的叶儿掉下来……,”总之,大家见面不熟悉,也就不怎么随便说话。三个匠人在一起说的话都是隔会大家便会忘掉的话,或者是谁听过了都不会去介意的话。

抽完一支烟,喝过了茶水,匠人开始挽袖工作。两个木匠一个去用刨锄铲木料上的豁皮,一个去操锯子下料。只有那泥水匠的活儿打不得晃,他把草梳去长凳上扎好,然后把么姑娘老爹存着的捆捆谷草麦草撒开了一把把去草梳上梳去衣皮,在又重新用细蒿条捆扎好,准备盖房顶用。

麻子三郎见着匠人做工,自是不敢歇息,便在院坝里找些杂务闲事收拾,时刻听从匠人呼唤,做一些下手的事情。等着活路中途歇气,他又便去倒茶水敬香烟。也是节俭自身,敬过了匠人香烟自己是再也不抽一支了,拿了一片叶子烟在一傍卷成大指姆粗的筒子抽燃,装出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陪着匠人说闲话,该乐时乐该怔时怔,时不时也去搭聊些话。匠人们走过许多村庄,见过了许多世面,听到了各处许多风俗话,自然嘴里谈闲出的话又粗鲁又风趣。么姑娘听着了要脸红,便躲在屋里不敢出门,其实,她是喜欢听匠人说话的。男人喜欢说女人,女人也喜欢听男人说女人。一个木匠说自己有一次去一家人户做工,主妇长得细皮嫩肉的好看。不想有一回他去端茶水喝时遇着主妇来掺开水,他一心慌巧巧握着了主妇的手。主妇脸红缩手而去,让他觉得握着过的手很温和很柔软。这木匠刚说完话,在一旁忙着梳草的泥水匠接过话茬,说自己这样的遭遇有过几回,最让他记得住的是一次在一家人户做活,这家人中二媳妇最是让人想看。不想他一次去屋后林要小便,在墙角转弯处与正从自留地里采菜回屋的二媳妇撞个满怀。二媳

妇要倒，泥水匠抱住了她，等着站稳后二媳妇脸红挣脱身而去，让他觉得二媳妇的身体很温和很柔软。另一个木匠听过泥水匠话后讲了自己的一次遭遇。这木匠把事情讲得有点玄，说自己有一次在一户人家干活，那主妇年过三十，很是风韵犹存，一双眼睛看他直勾勾地象有话要说。他在那里做了几天工，遇着主妇的眼神就心慌，总觉主妇对他有情似的，害得他那些天吃饭睡觉都在猜主妇瞧他的意思。这不，多少年过去，他都忘不了那对眼睛，想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一场艳遇。咳，错过了一场艳遇呐。

三个人说过了自己的遭遇，便想听听麻子三郎讲些事情，可是麻子三郎只是嘿嘿一笑，么姑娘就守在屋里，他能说什么呢。其实，他真的还没有过这些匠人遇着的事情可讲。这时，匠人们歇了气，麻子三郎去给每人一支红花牌香烟抽上。么姑娘瞧见提水瓶出屋来掺茶水。她才把三个匠人的话听了个明明白白，心里就想着端茶盅时千万不要让那个匠人握住了手。还有，待会做饭时去屋后小沟里淘菜回屋过墙边定要慢慢地走，省得碰上泥水匠被他拥抱住。还有，就是别给那个木匠丢个眼色，免得害得他晚上睡不着觉胡思乱想。后来，么姑娘觉得自己这些念头很是可笑。她去掺水时这些匠人老实规矩拘谨得很，才知是众人嘴巴上说乐子夸张。

三个匠人歇了一茬气，便又去摸着活儿做起来。这时刻约约十一点钟，太阳天上卧着云端，照出金灿灿光芒，小院坝里映着了竹叶间与凋凋零零树叶隙里透过来的光线，秋天里暖和得住人舒服。么姑娘瞅着光景不敢慢待，用竹箬去院坝里把地上的草衣子木料渣装上一背兜，进厨房烧火做饭去，一会就从烟囱里放出袅袅炊烟。这吃饭的事一家子先是准备好了的，做起来便顺当。中午饭炒几样菜蔬，碗盘里有点儿肉丝肉丁做酱香。当然，这顿饭吃个

饱。那阵,手艺人去人户家干活,一般是三顿饭二歇气。可是,起了床老远路地就要去主人家里吃早饭,也觉得面子上无光彩显得人饿爪爪的。所以,大多匠人都是在自家里喝过早上稀粥出家门。去到主人家里寒暄一阵,喝过茶水抽过支烟干活,上午做工的中途当儿歇一气,之后做一趟工吃午饭。待饭后又是喝茶水抽支烟闲话一阵,遇着天热或是下雨还要坐着靠墙小鼾一会。待过了且过,下午做工的中途当儿贪着时光歇一气,再之后做一趟工捱着天色擦黑吃晚饭。这晚饭有酒喝,桌上摆着几样些下酒的小菜,也就是油花生酥黄豆之类的小碟冲对着脾胃,还有一大碗回锅肉喜心情。肉碗周围摆着两三样肉片星儿炒的时令菜蔬醒眼,锅里煮着让人猜不着是肉汤白菜呢还是肉汤萝卜,或者是搅着萝卜白菜一起煮,让人闻着鼻来香气。

由于是开工的第一天夜饭,这桌上的菜便要齐整些。因为这顿晚饭桌位上会坐着木匠的师傅与泥水匠的师傅。至于两位师傅为什么在晚饭时才露面,这大概是一种习惯,其中的理由也是大概以后徒弟做成师傅了才会知道。当然,主户人家做出这顿丰富的晚餐后会在以后几天施工日子里的饭菜上简慢一些,如果手艺人不说谈闲话就得瞧主人家为人处事的交情。其实,许多好处都是嘴巴上说出来的,脸面上做得出来,心情上才受用。也是当然,以后几天施工的日子里中午饭还是吃个饱,晚饭上还是有酒喝,也还是有几样下酒的小菜。有这般一句话让人听着受用,水甜我们说家乡话。确是,手艺人的笑容教人瞧得见,千万别被让他幽上一默,否则,今后的生活里遇着吹风下雨的时候会有许多难堪,令人苦笑不得。说不定屋檐水被风轻轻吹就打湿了屋沿,使得主人家只得关上屋门去想,我是说了什么话让小师傅不中听,或是请到了手艺瘟的匠人。那时,乡村里没得消费者协会,一个手艺人曾对一